

作家：蘇童

香港書展 2024

7月的香港書展，儼然城市之光，自行發亮發熱。一年一度，老老少小帶着拉桿箱趕場，排長龍聽名家講座、大肆採購一年的精神食糧，就真有了過節的形式與氣氛。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蘇童這次作客書展，在記者鄭重其事地追問中，回憶起第一次來香港時的印象。那些零碎又悠長的畫面中，閃過一個穿着綠色短袖絲綢襯衫的內地小伙，和有着卡夫卡心靈的香港女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似掉光葉子的樹枝在等來年

1994年的夏天，蘇童首次來港，參加香港電台的一檔文學節目。當時從內地赴港，出境手續繁雜，卻也沒消耗掉蘇童對「東方明珠」的時髦想像。在此之前，他已經去過海外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過文學的對話和實踐。

這條去過海外的補充信息，蘇童覺得有必要強調，「因為我已見過一些時髦的世面，」他說，「但你能想像一個穿深綠色短袖絲綢襯衫的男人，帶着他對香港文學的想像走來嗎？」很快，蘇童就被迎面而來的目光打量了，即使對方想禮貌掩藏好眼底那一絲好笑的神情。

「我是個作家，當然懂。」着錯衫帶來的不自在感，讓蘇童恨不得立即打開箱子更換一件。結果呢，同款不同色的藍色絲綢襯衫靜候着他。

笑談中，30年前的夏天，那件便宜的綠色短袖絲綢襯衫令蘇童經歷香港的首場文學對話之餘，也對服飾的色彩、材質有了切身的侷促和窘迫感。

進出香港多了，蘇童也和此地有了人情物事。如果把「香港」當作一個形容詞？蘇童揮揮手說：「我性格一點也不『香港』，但在吃方面有『很香港』的一面。」

香港的文學口味仍是通俗流行

同樣是愛吃、精細且挑剔，可以這麼說，香港也似一席流動的饗宴。但在文學的主題餐食中，蘇童認為，香港的口味還是通俗流行的。相較內地，嚴肅文學更少滲透到市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平實的語調中，蘇童也說，在國際化網絡程度很高的香港，在文學的海外交流方面並不積極。時至今日，還是如此。

有其客觀原因，也有蘇童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早年內地大批文學愛好者，憑借自己的外語興趣和背靠着的高校外語系、社科院、研究院等平台的供養，翻譯了大批海外名家經典。這些也構成內地一代文學青年開眼看世界的有機土壤。蘇童所說的「一代」，年齡跨度從60後到70後，也包括80後們。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被國外讀者熟知的蘇童也粗略算過，自己的作品曾被翻譯為英語、法語、意大利語、韓語、德語、荷蘭語、日語、西班牙語，也有葡萄牙、北歐及東歐的語種，各種翻譯文字版本加起來超過50種。這是內地作家來去自如，對話中西文化不同文明的底氣。

如今，積極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香港，在文學方面也待發力。

做過兩三日編劇 發現了自己的脆弱

今年香港書展以「影視文學」為題，再開流行文化場域的盛宴，蘇童亦肯定影視對文學產生的傳播能量。

早在多年前，他的《妻妾成群》《米》《婦女生活》等多部小說就均已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其中影響和話題度最大的《妻妾成群》，1991年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嚴肅文學的影視化改編，對於作家後續的創作而言，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這個問題雖老生常談，但在書展的主題之下，蘇童應景作答。

「不幸是不存在，但是否幸運得看你是否幸運。」蘇童再三強調，並不是在玩繞口令遊戲。是否幸運，在他看來，首先得看碰上了誰來改編作品，誰來演小說裏的人物故事。

小說能和導演張藝謀、演員鞏俐產生影視劇改編關係，蘇童肯定自己的幸運。但影視劇的改編，是否要忠於原著？蘇童有自己的鮮明態度：除非自己參與劇本創作，否則影視作品是導演的。

編劇的工作，蘇童淺嘗過。幾日下來，他驚慌地發現了自己的脆弱。「寫小說的人可以主導一個體系，沒有人想介入且來破壞這個體系；但影視劇尤其是電視劇，是一場集體的審美和創作，原著作者置身其中往往很脆弱。」蘇童自覺應付不來，四面八方趕過來的聲音，都在問你現實題材裏的邏輯細節。

例如，一個人為什麼拿了一把鏟子？再或者是，明明前面是老婆在切土豆，為什麼你卻在炒小白菜？諸如此類的邏輯爭辯，如果是寫小說，蘇童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但做影視劇這些問題問得他快原地崩潰。

「這讓我恐慌，因為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說得合理，那我還怎麼寫作？」蘇童的編劇工作初體驗，是發了一身冷汗的感覺。



◆蘇童 胡若璋攝

會迴避掉一些生活的「地氣」

成名成家，日常的社會活動場景和出行軌跡，似乎都走在「雲端」，一如此刻，坐在星級酒店的咖啡吧，窗外的維港霓虹若遠又近。對於作家來說，為了日常書寫的「地氣」，還需要再刻意去走入人群嗎？

「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有的鄰居有時我會多看一眼，因為我老覺得他可能會進我的小說……」蘇童舉了一個十分慘烈的例子。曾經所住的小區發生過一件慘案，滿城皆知。一個三口之家，女主人患癌離世後，父親殺了自己的獨生女兒。這個故事發生在內地股災的那一年，這個父親原本算得上成功，而他殺害自己女兒的原因是他不放心把她交給社會。

但這個鄰居製造的慘案，蘇童至今沒有勇氣去書寫，如今說起，他還是會快語速帶過。創作的「地氣」，其實就是當你確定要描述它的時候，抱持着怎樣的心情。蘇童也說，現實的許多「地氣」，它不僅是熱的，也可能是寒冷的。

「生活無處不在，生活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就是少看一眼和多看一眼的區別。」蘇童耐心地給出他的看法。

文學就像維他命

又或者說，文學其實就像維他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可有可無。蘇童確實早有發現，很多長壽村裏的老人活到90多歲，不知維他命是什麼，但也過得很健康的一生。

喜歡吃肉不愛蔬果的蘇童，常年在吃維他命。身為作家，蘇童也思考過，文學對於什麼人來說似維他命呢？有一定知識打底的人，他才會主動尋求維他命的微量元素補充。就好像文學並不能給人解決任何具體的生活問題，但日常閱讀的人，可以獲得安慰和疏導。

知情識趣如蘇童，近年在出席一些文學活動的現場時，總逃不過被追問：下一部長篇大約在何時？「我都有點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寫了快10年。」他沒有在偷懶，確切來說，是總不太滿意，經常兩三萬字的內容直接被扔到垃圾箱。

年輕時，心中多澎湃。蘇童眼睛裏的自己寫作沒有缺點。恰好呢，這種初生的自信又能產生無窮的寫作能量。怎麼說呢？就是一下筆，長篇自己駕輕車、走熟路。第一部小說《米》，六七個月寫下來蘇童眉毛都不皺一下。

現在的寫作狀態，怎麼來類比呢？蘇童思索了半分鐘。

日常和植物相處的人，大抵心思柔軟和細膩。蘇童也養花看樹。家在南京的直觀好處，即，植物享有鮮明的四季。和香港、廣東的常綠型灌木不太一樣，他時常在南京的落葉型喬木裏看到當下的自己。「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就是那掉完葉子的樹枝，在等自己的來年。」蘇童也積極回應，最新的長篇今年秋天會交稿，最快明年能和讀者見面。



◆蘇童經典作品集 胡若璋攝



◆蘇童以「文學的交叉小徑」為題於香港書展作講座。香港貿發局提供

那些愛好文學的年輕人們

作家眼裏的香港，有哪些場景極具文學時刻或意義？

「唉呀，有一個女學生。」二零零幾年開始，蘇童常來香港參加一些文學活動，也陸續受邀成為大學的駐校學者，在香港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開設文學創作課程。

課堂上，他和香港的年輕群體有了照面。實際的授課體驗是，大部分年輕人沒有太多寫作和文學的心思，奔着學分來的目的顯而易見。不過，總還是有寫得不

錯的學生。

「她的文字一看，就知道她平時愛讀小說，且她寫的東西有卡夫卡影子。」蘇童依然記得，這個學生還成功把卡夫卡的荒誕繁衍出了香港的味道……今時今日突然說起，蘇童還是欣喜於當時的自己看見了這個有一顆卡夫卡心靈的香港女孩。

「說不定人家現在也還在寫……」蘇童追加了一個美好願望。

「我要的是特別真實的美好」

現場直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茜）日前，蘇童於香港書展的講座「文學的交叉小徑」在會展中心的5G廳展開，可容納數千人的展覽廳幾乎座無虛席。只為一席之位，很多現場的觀眾提早了兩小時來到會場等待，只為在前排觀看演講，現場的書也盡數售罄。

講座之初，蘇童先提到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談到了他的小說《交叉小徑的花園》，「一個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的人，想像了一個中國的故事，這是一個太有意思的事情了。」這也是今次座談會主題的由來，「他把他的小說想像成一個哲學的東西，像迷宮一樣。」蘇童說。整場座談蘇童言談輕鬆，就

主持人提出的問題展開的內容細膩又風趣，「我年輕時候就開始無意識地寫玄幻的小說，我還在街邊吃鹹水鴨呢，腦子裏想的就是《我的帝王生涯》，」蘇童幽默的發言讓現場傳出陣陣笑聲，「現在那些穿越小說都該把版權費給我。」他談笑說道。

座談圍繞蘇童的多部經典作品展開，同時也提及了他正在筆耕的新作，「其實說來慚愧，新作的草稿已經累積了上百萬字，但是一直在不斷推翻，就像建築一樣，重新砌起來。」但是蘇童並未透露作品具體出版時間，在主持人的「威逼」下他鬆口應允明年出版，「很多年前也是說明年。」他調皮笑說。

最後，蘇童談了自己的閱讀喜好，「我喜歡特別美好的故事，但是我要求的美好是特別真實的，真實到有汗毛那樣。」蘇童說。他提到自己最喜歡的小說之一是契科夫的《萬卡》，「這是他的作品中一個最簡單的小說，」他向現場書迷講述了這個故事，「這個小說是我的心頭愛，因為它非常純真。」

現場觀眾準備了大量問題想與蘇童對談，其中一位問道如何尋找小說的母題，蘇童答道：「不要在題材的選擇，要看自己的熟悉、順手的領域是什麼，去順應自我，在自己的素材庫裏面找東西，不需要非要去挑戰自己。」他又提到創作的天分，他說：「寫作的天分無法量化，但是是必須具備的，否則多少努力也沒有用。寫作的過程就是個自我辨識的過程，許多人寫着寫着就放棄了，這就是認識到自己的匱乏了。」

◆蘇童在書展為讀者簽名。胡茜攝

